

读后记

虽曰小学，其道也大

——读董晓奎《连语寻趣·大连方言》

张明春

大连方言属于胶辽官话登连片，与胶东方言渊源极深。清末民初，大量胶东(烟台、威海)移民迁居大连，将胶东语音、词汇带入当地。二者语音相近，声调、部分特色词汇高度重合。但大连话又受东北方言影响，部分字音、用词发生演变，口音更偏硬朗，与

《连语寻趣·大连方言》首篇《海南丢子》，从移民史的角度梳理了大连方言的由来及构成：山东方言、满语和日俄外来词对大连方言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它们是大连方言的基本构成。

面对一个方言词条，正本清源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以“解手”一词为例：“解手”即上厕所，是鲁西鲁北老派口语，胶辽官话在大连地区皆通用。作者提出了一种带有悲情色彩的说法，说山东、大连地区将大小便称为“解手”，从中可以推断当时移民具有强制性的特点，在移民途中，为防范老百姓逃跑，用绳索捆绑双手，要大小便时让士兵解开，久而久之就简化成“解手”。在缓缓前行的移民队伍里，饥渴与病痛交加的先民向押解官兵央告：“军爷，解个手。”这样的场景，读来让人心酸。

其实早在宋元时期，这个说法就已有文献记载，本字疑为“解溲”，后因口语讹变写成“解手”。如今，这个词仍是大连以及鲁西、鲁北地区老一辈人的口头常用语。在作者看来，移民途中解开绳索的说法只是民间传说，未必是这个词的真实起源，不过强制移民起源说的合理性还是占较大比重。身处科技主导的现代生活，人人都大步流星地往前赶，倘若能借着方言的牵引回望过去的生活，对无从考证的传说展开想象，这本身

作者董晓奎是辽南城子坦镇人，在大连生活近三十年。城子坦镇乃文化重镇，也曾是商业阜盛之地。生活和工作经历为她研究大连方言提供了便利。所以，她研究方言，虽然未经过科学、系统的田野调查，但扎根生活的研究无处不在。

书中也引经据典，体现了作者腹笥之丰盈、研究视野之开阔。比如在“鳖羔子”这一条目中，她先追溯到烟台《牟平县志》的记载：斥责青年人会用“鳖羔子”或“兔崽子”，又引用《新五代史》中关于“王建”的记载，还提及单田芳评书《白眉大侠》中徐良的口头禅“王八绿球球的”。这种对语源的挖掘与追溯，对读者来说很有意义：老百姓最感兴趣的，就是平日里挂在嘴边的俚言土语居然有典可依，还一直受到文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青睐。

“看眼儿”一条是随笔写法：先列举多部作品中的用法，复述早年鞍山女子见义勇为、救助被歹徒追砍的女孩的旧闻，又借鲁迅笔下的“看客”，指出看客队伍这种“乌合之众”的社会危害；随后作者收束转回正题，借

胶东本土方言形成同源却有差异的分支。近年来，东北方言借助东北文学复兴、小品影视传播以及东北人口南迁的影响，成为风靡全国的文化现象。

董晓奎所著《连语寻趣·大连方言》是一部系统整理、诠释大连方言特有词汇的著作，它打捞、整理并解

就是一桩很有温度的文化趣事。

作者对“血受”的来源也做了这种匡正。在大连方言里，“血”是程度副词，含义为“很、非常”。她认为大连人用这个“血”字，是从其刚强、热烈之意引申而来。大连话属于胶辽官话登连片，如今胶东(烟台、威海)本地口语已很少说“血受”。“血+×”这一套程度副词用法(比如血彪、血干净)，主要保留在辽东大连地区。胶东地区仅残留同源词根，单用的“受”还保留着原意，例如“受看、受吃”，分别指看着舒服、吃着适口，但几乎不再组合成“血受”这一表达。

书中援引苏新春的《文化语言学教程》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、心理文化三个层次的说法，阐释了“血+×”构式更多体现的是心理文化。方言，尤其是大连方言，最大的特征不就是表达的直接和淋漓尽致吗？还有什么比“血”更浓烈的呢？

“展扬”“葱俊”“待亲”这些胶东词汇，也许在山东地区很少使用，却在大连保持着极高的活跃度。比如展扬，也写作展洋，取“展示张扬”之义，语义可褒可贬。作者在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发现了“展扬”一词：“秀莲一见少安的面，就惊喜得心怦怦乱跳，天啊，这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嘛。他长得多帅！本地她还没见过，这么展扬的后生！”这个发现令作者

雪村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》点明“大连人的热心肠仿佛与生俱来”，危急关头绝做不到“看眼儿”。“看眼儿”在胶东意为“围观、看热闹”，青岛新闻报道曾以“看眼儿的”指代围观者；俗语“看眼儿不怕乱子大”，指旁观者不嫌事大、幸灾乐祸。它也是大连日常口语高频词，语义未变，属山东与大连两地共享词汇，印证了当年山东人“闯关东”将齐鲁方言扩散至东北的历史。

作者用随笔手法诠释这些方言词汇，既征引文献，也融入个人经验，对民间流传更不回避，都信手拈来，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。这种舒展流畅的表达，得益于作者多年在散文领域的写作与编刊实践。

以“歹饭”一条为例，作者回顾了自己少儿时代的生活：在镇上房管所工作的父亲及其同事，不属于“歹饭”的说法，刻意说“吃饭”，以此标榜身份。同一条目下，小说家孙惠芬也谈及自己对家乡方言口音的羞赧与再认知。这些亲历性素材，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”——纵使现场还有其他听者，也难有作者那样深刻的感

读大连方言中富有表现力的词汇，对词汇语义进行梳理和厘清；结构上各章节以词条形式呈现，具备词典的基本形态，而具体词条的撰写采用随笔笔法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艺术性，这一特点与作者多年的散文写作经历密不可分。

惊喜，也疑惑，山东地区的方言怎么“跑”到了关中地区呢？

广袤的关中平原之上，渭水两岸绵延二百余里，东起大荔、西至眉县的土地上，散落着四百多个独特的“山东庄”。数十万山东后裔扎根于此，完整留存齐鲁大地的风土民俗，恪守纯正的山东乡音，在三原、泾阳、大荔等九地密集分布，与关中本土村落交错相依、和睦共生，成为秦川大地上一抹独特的人文风景。

这份跨越千里的地缘羁绊，缘起清末民初一场浩大的移民迁徙。彼时关中战火频仍、天灾肆虐，连年的战乱与大旱让这片沃土赤地千里、民生凋敝，人口锐减数百万。而山东地区，人口稠密、耕地匮乏，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锐，无数百姓为求生远走他乡，奔赴地广人稀的关中垦荒立业。迁徙而来的山东民众聚族而居，以联姻维系族群血脉，始终与故土血脉相连。岁月流转百余载，他们在秦川大地顽强延续着齐鲁文脉，让乡音与民俗代代相传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方言文化岛。除了路遥，陈忠实、贾平凹的作品也大量运用关中方言，作者发现《白鹿原》里的地名、称谓、日常用语等各类方言词汇，与大连方言和山东地区方言渊源深厚。这些发现，让作者意识到方言研究的价值，也找到了梳理方言的全新视角。

受、恰当的表达，以及历经岁月仍清晰如新的记忆。

“歹饭”向来被视为大连最地道土气的说法，经作者考证，竟源自山东籍作家蒲松龄的笔下。蒲松龄《聊斋俚曲集》中记载：“到近前低着头儿，挨人家骂，指东说西又没处回答；气也不喘尽歹那菜瓜。”“这无名的菜瓜，只得是捏着鼻子歹。”作者进一步考证发现，“歹饭”在西南官话区的广西桂林、湖南龙山，甚至赣语区的湖北蒲圻(今赤壁市)等地方言中都被广泛使用，只是语音略有差别。可见“歹饭”通行甚广，遍及西南与“两湖”地区。有人嫌其粗俗，作者提醒读者：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，刘姥姥吃鸽子蛋时用了“禽囊”一词，那才叫人大跌眼镜呢。

董晓奎说起方言文化的创作体会：“顺着方言的线索，我们回到了往日生活的现场；对方言的品读，让我们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怀旧。”在作者的笔下，我们读的是大连方言，感知的却是齐鲁大地与东北大地的风俗风貌，以及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之美。

三

在该书后记中，作者转述了汉语方言学专家迟永长教授的观点：“……研究成果，对普及普通话教育、繁荣地方特色文艺创作、深化语言本体研究、构建公安司法系统语言识别技术平台、填补地方志中对方志建设的空白……都具备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。”

董晓奎的《连语寻趣·大连方言》，堪称大连话研究领域的《尔雅》《广韵》，放在传统国学体系中，本属于“小学”范畴。章太炎、黄侃、卞孝萱等国学大家都认为，小学是国学研究的根基，通晓小学是研读古籍的先决条件。《连语寻趣·大连方言》，同样算得上是大连地方文化研究的基础典籍，研究和品读这部作品，既可以深入体察大连这座海滨名城的风土人情，也为外地人了解大连和顺畅交流提供了一种途径。

当初接到方言选题写作任务，作者曾经有过犹疑，她在后记中写道：“置身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中，我居然接受了一个十分老派的写作任务，整理、解读、书写胶辽方言。这不是老同志的喜好和营生吗？”虽然心存疑惑，她却没有断然拒绝，多年过去了，作者特别感激这段写作经历：“方言是我回归故园的路径。我们对于古早事物的怀念，并非因循苟且，不思进取。只有尊重历史，才可以看清当下现状；只有透彻地领悟过去的意义，才可以明确未来的方向。将方言作为一种方法，记着来路，擦亮初心，做一个平和有力、精神明亮的人。”

完成大连方言相关写作后，董晓奎在《辽宁日报》副刊“北方”开设专栏，以综述形式解读东北方言文化，发表了《方言与移民》《方言与文学》《方言与地域文化》《方言与乡愁》等多篇文章；又在《东北之窗》的“人文东北”栏目发表了十多篇东北方言主题随笔，包括《从东北话中寻找凝聚力和认同感》《有多少方言出自“她”的日常生活》《从方言看东北人的性格》《在方言里重温东北往事》《看<人世间>，品东北话》等。作者的案头始终充盈着乡音土语，她深耕方言领域、坚守传统价值观念，没有将旧事物一概摒弃。这既是她个人生活的幸运，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。